

101岁铁道游击队队员李德富：

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刘莹 梅颖 白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4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昌院区采访离休干部李德富老人。已101岁高龄的他，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我军老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富曾是八路军第115师所辖的鲁南铁道大队的队员。鲁南铁道大队就是我军军史上著名的铁道游击队。

李德富回忆当年与战友一起打日本鬼子的场景时，情不自禁唱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一家四口参加抗战

李德富1924年出生于河北新城县（现保定市高碑店市新城镇）。1929年，他与姐姐李明在母亲宋安带领下，前往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投奔父亲李连生。当时，李连生是津浦铁路临城电务段的工人。父母省吃俭用，送他读完初小和高小。1936年，李德富从高小毕业后，因家贫不能继续上学，也去临城的铁路部门工作，成了一名学徒工。

1938年春，日寇进犯鲁南，临城沦陷，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活路。包括李连生、李德富父子在内的部分铁路工人失业。1939年初，这些失业工人自发组织起一支1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李连生、李德富成为队伍中的“父子兵”。这支队伍后来渐渐壮大，并在八路军的指导下，与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合并后，成长为赫赫有名的鲁南铁道大队，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鲁南铁道游击队。

1939年秋，父子俩抱着“赶走日本鬼子，坚决不当亡国奴”的想法，加入八路军苏鲁支队，双双成为正式的八路军战士。后来，李连生当上苏鲁支队特务营的班长。李德富因表现出色，于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德富回忆，刚入党不久，部队就安排他到一个红军连队学习军政技能。在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教员带教下，他很快就学会了夜战技能和火攻战术。日本鬼子害怕在夜间与八路军作战，也害怕八路军采用火攻战术攻击他们盘踞的炮楼和碉堡。

1943年10月，我军鲁南军区为了加强党对鲁南铁道大队的领导，派出一批优秀政工干部到该大队任职，李德富被任命为鲁南铁道大队长枪中队政治指导员。李德富很快就与游击队队员打成一片。李德富的母亲宋安和姐姐李明也成为铁道大队的通讯员。

李德富说：“当年，我们一家四口人都参加了抗日战争。我们盼望中国人早日将日本侵略者打败。”他和战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我们扒火车、炸桥梁、断铁路，破坏日军的运输线，截获日军的军火物资，我们就像插入敌人胸膛的钢刀，打得日本鬼子魂飞胆丧。”

设伏干掉日军小队长

李德富回忆，当时，日军小队长、高级特务渡



李德富。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边一郎在临城组织“伪铁道队”，对八路军的抗日游击队实施特种作战。日本鬼子伪装成鲁南铁道大队的游击队队员，乘夜窜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叫门，谁开门，他们就将谁当作铁道大队的情报人员抓走。渡边一郎的气焰很嚣张，还口出狂言，声称要在“两个月之内消灭铁道大队”。鲁南铁道大队的游击队队员为了保护村民，坚持夜里不在村民家落脚，而是选择在高粱地里露营。李德富和队友发誓要除掉渡边一郎。

经过多次侦察，鲁南铁道大队终于摸清渡边一郎所带领的“伪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次，游击队员越过津浦铁路到了沙沟，在下股庄附近发现这伙日本鬼子的行踪，日本鬼子已抓走10多名群众。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带着部分战士前往下股庄拦截日本鬼子，很快与日本鬼子交上火。李德富带着长枪中队一个班的战士埋伏在李家楼附近的小高地上，短枪中队的几名队员也加入伏击日本鬼子的行动中。

李德富等人埋伏的地方是日本鬼子逃跑时的必经之地。被刘金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后，这伙日本鬼子如惊弓之鸟往回跑，正好跑进李德富设下的伏击圈。李德富指挥游击队队员朝鬼子开火，很快就将他们消灭殆尽。战斗结束后，李德富果断命令队员迅速撤离。次日天一亮，日本鬼子赶到现场报复游击队，却扑了一个空。

此次伏击战斗中，游击队成功击毙渡边一郎，“渡边一郎的头部中了两枪，我们终于打死了这个日本强盗！”

护送陈毅越过津浦铁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决定开辟经山东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鲁南铁道大队承担起护送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安全越过津浦铁路的任务。从1942年到1944年，鲁南铁道大队曾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叶飞等1000余名干部越过津浦铁路，从未出过差错。



连环画中的铁道游击队队员战斗场景。

李德富曾带队参与过护送陈毅过铁路行动。当时，陈毅是新四军军长，需前往延安。鲁南铁道大队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沙沟北边的小高地埋伏一个班的力量保护陈毅安全。陈毅骑着一匹白马，由大队长刘金山护送过铁路。鲁南铁道大队有个警卫员叫徐德喜，做得一手好菜，大队派他给陈毅做饭。徐德喜做了山东煎饼，还用微山湖的小鱼做了一道菜，陈毅吃了之后很开心，并在微山湖的船上写了一首诗：“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目击日本鬼子缴械投降

据史料记载，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山东临城一带的日军铁甲列车大队、临城铁道警备队的两股日军共1000多人，乘坐一辆铁甲列车欲南逃到徐州。当铁甲列车开到临城沙沟附近时，看到前面的铁路已被鲁南铁道大队破坏，又试图退回临城。但鲁南铁道大队很快派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并将铁甲列车包围起来，命令这伙日军向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从1945年10月份起，鲁南铁道大队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先后多次在姬庄、沙沟车站与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临城铁道警务大队长小林进行受降缴械谈判。李德富也参与了谈判工作。

李德富回忆，当时，我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鬼子一次次提出的所谓“要向国军缴械”“只能部分缴械”等无理要求，最终成功迫使日本鬼子同意向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当年12月1日，在我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带领的官兵增援下，鲁南铁道大队圆满完成了受降任务。李德富回忆，当时是在沙沟车站西南角的空地上举行受降仪式。日本鬼子头目太田和小林垂头丧气来到鲁南铁道大队指战员面前，交出随身携带的指挥刀。其他日本鬼子以小队为单位，依次缴械投降。当时，我军收缴的武器

方式，在喀斯特地貌景观的描述中颇为常见。

李巧玲介绍：“眼前的这座山名为龙头山，山下流淌的是黄岩河。黄岩河的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冲刷着龙头山的岩石。经过数百万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在山体上雕琢出一个巨大的溶洞。”

溶洞高17米，宽10米，供游客行走的栈道紧贴洞壁而建，仿佛一条蜿蜒的丝带缠绕在山体间，引领着人们去探寻洞内的奇妙世界。沿着栈道一路上行，羊潭与虎潭依次映入眼帘。羊潭水势平稳，宛如一面碧绿的明镜，倒映着青苔覆盖的石壁，静谧而柔美；虎潭则瀑流汹涌，水流撞击岩壁发出的声响，恰似虎啸山林，气势磅礴。清澈见底的苔蔓溪潺潺流淌，溪水中的石头宛如披上了一层细密的青苔绒毯。不远处，一块形状奇特的心舟石静静伫立，相传在巨石背后的山体即将倒塌的危急时刻，太上老君掰下一片指甲卡在那里稳住了山体。明月潭，源自原始森林老君山的溪水在此汇聚成深潭，据说在静谧的夜晚，常常能看到明月的倒影在水中摇曳。

在天生桥景区，不仅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还能深切感受巴人文化与土家作坊的独特魅力。谈及巴人文化，李巧玲娓娓道来：神农架在历史上最早属于巴国控制区，巴人的发祥地位于宜昌武落钟离山。在原始社会时期，那里活跃着巴、樊、相、酆、郑五大部落，他们通过石穴投箭和土船流舟的独特方式推选首领，进而建立了巴国，如今这些巴人的后裔被称为土家族。

走进景区山体，巴人山民的住所映入眼帘，那是用卵石和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质朴而充满生活气息。巴人戏台更是热闹非凡，土家阿哥阿妹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在此表演巴歌、巴舞，用优美的歌声和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着巴人部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此外，还有5个传统的土家作坊，其中最大的酒坊尤为引人注目，这里沿用传统工艺酿造白酒，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

徒步天生桥景区一个半小时，一路前行，风情万种的泉流飞瀑、鬼斧神工的自然溶洞、险峻扼要的石壁栈道、神秘独特的巴人部落、独具匠心的水车作坊，共同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

深海是蕴藏着未知生命的宝库。近年来，随着众多高科技深海调查手段的发展与应用，越来越多的深海新物种被我国科学家发现。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大洋生态团队是我国最早开展深海环境调查研究的主力团队之一，曾在太平洋深海海盆、海山和海沟区及印度洋海底热液区开展多个航次调查，截至目前，共发现深海底栖生物4个新属70多个新种。

据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东声介绍，该团队新发现的深海底栖生物4个新属70多个新种包括海绵、棘皮动物、多毛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及水熊虫等，采集于深海海山、热液口、海沟、海盆等生态系统。这些新物种长相怪异、生存本领高超，是复杂多样充满传奇的深海生态系统的“惊鸿一瞥”，以下是一些深海新物种代表。

伉俪情深的虾——维嘉拟丽虾

丽虾名字来源于“伉俪情深”。研究发现，丽虾在幼体时，就会成双成对选择一株中空的管状海绵作为它们的“爱情公寓”，终其一生居住在里面，偕老同穴，直到死亡。它们的“爱情公寓”被称为“偕老同穴海绵”，它们的“虾宝宝”则在年幼时离开家，选择配偶并搬到一株新的“偕老同穴海绵”居住。

深海的“爱情公寓”——德墨忒尔海绵

在西太平洋海山，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偕老同穴海绵”。在管状的“爱情公寓”外侧，伸出许多细长的“树枝”。这些“树枝”就像一个一个个海底停靠站，让海百合、蛇尾、虾等小生物附着生活。看起来，整株海绵就像一位在海底掌管生命繁荣的女神。科学家用希腊丰收女神的名字将这一新种海绵命名为“德墨忒尔海绵”，也称为“女神海绵”。

海绵体内的伏击者——刺客矶沙蚕

在2023年至2024年执行的中国大洋科考80和186航次中，“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从西太平洋1100米左右水深的神海上采集到多株绢网海绵。在对这些海绵进行例行检查时，科研人员在海绵内意外发现了潜伏的矶沙蚕，被吓得不禁双手一颤。只见巨大的矶沙蚕长近20厘米，长着巨大的颚齿，身体为棕色或粉色，随光线变化呈现迷人的彩虹反光。

科研人员通过综合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最终确认这是一个矶沙蚕新种。对矶沙蚕肠道内含物的检测显示，其食谱中包含茗荷、蛇尾等海绵上常见的共栖生物。科研人员推测，这种矶沙蚕藏身在海绵内部的空腔中，以伏击海绵表面活动的猎物为生，海绵则从中获得了表面清理的好处。根据这一生活特性，科研人员将其命名为“刺客矶沙蚕”。

“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

深海中的“海绵宝宝”十分好客，表面经常附着各类小生物。在中国大洋科考31航次中，我国科学家在西北太平洋采杞海山1807米水深处，发现了一种栖息在海绵上的海星，与浅海中常见的海星差别非常大，腕又细又长，拥有长长的棘，全都栖息于海绵之上，就像动画片里的“海绵宝宝”与“派大星”一样难舍难分、友谊深厚。经过研究，科学家确定这是一个新种海星，将其命名为“派大星”。

废墟里的生命——领多栉虫

深海热液区是“生命的绿洲”，聚集了大量独特的深海生命。但一墙之隔的非活动热液区，则满目沧桑，看上去毫无生气。是否真的没有生命？在已死去烟筒体（喷发活动完全停止）表面的微小裂缝里，科研人员意外发现这里聚集着一类独特的管栖多毛类，它们可能以死亡烟筒体上残留的有机颗粒为食。尽管其形态特征与当前最近的亲戚极为相似，但基因测序的结果显示，两者的祖先已经分化了相当长的历史。结合头部颌器官特征，科研人员将其命名为“领多栉虫”。在随后的研究中，还进一步在死亡烟筒体上发现了两个帽贝新种。

新华社上海7月4日电（记者张建新）

天生桥为什么不是一座桥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武文旅 丁苗苗

“哇，好凉快！”7月2日下午，武汉媒体采风团走进神农架天生桥景区时不由感叹。在炎炎夏日，这里宛如大自然馈赠的清凉秘境，瞬间驱散了燥热与疲惫。

天生桥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1800米，是集自然景观、巴人文化和徒步探险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抬眼望去，一座巍峨大山矗立眼前，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隙瀑布如银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起的水雾似轻盈的精灵四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当日16时，景区入口处的温度显示18.4℃，在这酷暑时节，无疑是一方避暑的绝佳之地。

“为什么我们面前是座大山，而不是一座桥？”面对长江日报记者的疑惑，神农架景区讲解员李巧玲介绍，天生桥并非传统意义上供人通行的桥梁，而是水流历经漫长岁月冲刷形成的天然溶洞景观。当地人赋予它天生桥之名，实则是对其“天然形成”这一独特地貌特征的生动形容，这种别具一格的命名



天生桥景区的溶洞景观。 侯钰倩 摄

爱生命防溺水，中小學生牢记“六不准”

①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②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③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④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⑤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⑥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讲文明 树新风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